



花园镇事之塔顶山

文 / 江 单

塔顶山是洞口、绥宁两县的天然分界线，花园镇乡民曾因山的归属与隔壁绥宁红岩镇进行过械斗。

山高约七八百米，与北边的雪峰山隔蓼水相望，独自的一座上尖下宽的山体。

塔顶山名字里面带个塔字，自是说明山顶曾有塔。此塔乃红岩镇当年想独霸此山，一夜之间，在山顶用青砖建了一座宝塔，然而赶工期的恶果几天之后就出现了，因匆忙造就，恰逢雷雨天气，塔体轰然倒塌，空留一地残垣断瓦。

我家的猪圈，就是曾祖父他们从山上挑下来的青砖修建的。

蓼水流经塔顶山，无奈绕了个圈，只得傍着山体而过。这里的蓼水，多了一个别名，曰窄口。所谓窄口，既本来十余米宽的蓼水，到此生生变成数米宽。

花园山固然多，但多为高山，适合踏青的，只有两座，塔顶山自为其一。

塔顶山四季皆美。

春天的杜鹃，将满山点缀得星星点点；夏天的

知了，总是将塔顶山不停吵醒，而怕热的壁虎，时而从人眼前飞快跑过；秋天的野果熟了，有被小鸟吃得只剩下一半的，也有令人垂涎欲滴的；冬季的松柏，迎风而立，似诉说着乡民们千百年的不屈奋斗。

从隔壁的红岩镇山脚往上，山上杂树丛生，一路披荆斩棘，上到山顶，约莫不少于半个时辰。

之前建塔的破碎青砖在山顶还随处可见，日晒雨淋，似在诉说当年的短暂辉煌。登高而望远，远处的民居，从山顶望去，就如一个个玩具。花园的山、水皆入眼帘，入眼之处，皆为世外桃源之景。

山顶有一大石，约两张八仙桌桌面宽。每次看到此石，我总会想起武松醉卧景阳冈的场景。我总觉得，旁边的树林里藏着几只吊睛白额猛虎，等我松懈之时扑将过来。

花园镇曾经是有过老虎的。父亲曾言，上世纪40年代，就有老虎跑到我家背猪。爷爷的叔叔好赌，对于一个家徒四壁的赌徒而言，猪是家中的贵重财

产。爷爷的叔叔像房子着了火般带领一队乡民追向猛虎，追了数里之后，无奈的老虎只得将猪抛下，独自逃跑。

也许正是这个故事的缘故，我每次上到塔顶山顶，总觉得凉风飕飕，后脑发凉。所以，一到山顶，我都急急忙忙往山下奔。

塔顶山朝花园镇的半山坡，还有数十米战壕，究竟是何时的战争所留，已经不考。也许这正是塔顶山的神秘之处，犹抱琵琶半遮面。

青年男女恋爱，都爱爬此山。一路同行，两手相携，互相帮衬，磕磕碰碰爬完山后，这爱情火花早就冒出来了。

我带恋爱时期的小姑和姑父爬过此山，也曾带许多同学爬过此山。在我看来，塔顶山是我最爱去之处，美好的景色都希望介绍给他人共享。

塔顶山下就是曾经的湘黔古道，如今的省道221线。我经常想，这座山应该是一个落草的好去处，从山林中跳到大路上，大喝一声此山乃我开，貌似何等意气风发。

塔顶山自从顶上的砖塔倒了之后，似乎就霉运连连。数年之前，一场山火吞噬了山上的所有植物。所以那几年，塔顶山无奈过上了光头山的生活。

时间久了，山上的小树和杂草又冒了出来，慢慢幼树成林，杂草亦疯长。虽然没有之前的茂盛，但仿佛更适于踏青了。

塔顶山也是一个天然的药房，奶奶长于治疗妇科疾病，很多药材都取之此山。

我曾多次和祖母到此山采药，匍匐在石头上的石枯草、山路边蛇的舌草、水沟前的车前草，都在塔顶山中吸收天地灵气。这些在乡民眼中视为碍事的杂草，在祖母手中，就成了妙手回春的灵丹妙药。

祖母已逝，塔顶山也因山火换了新颜。而我对祖母的记忆，对塔顶山的回忆，随着时日愈久，越来越浓。

一如临近下雨时花园天上的积云。

“七七”揭秘，日本为什么在湖南投降

文 / 佚名

1937年7月7日，农历六月廿九。历史奔流至此，瞬间迅猛改道。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抵抗外敌入侵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牺牲最为惨烈的战争，也是近代以来中国第一次赢得全面胜利的反侵略战争，由此开始。

抗日战争中日双方打到湖南就相持不下去了。抗战相持阶段，湖南是抗战的前哨阵地，是战斗最多、最惨烈的主战场之一。在此期间，侵华日军总兵力的35%夹击湖南，国民党正面战场总兵力的四分之一集中在湖南抵抗。中日双方在湖南先后展开了四次长沙会战、常德会战、衡阳会战、湘西会战等大规模的绞杀战。

凤凰卫视曾经有一个节目讨论这个问题说，不管中国其他省份是否会沦亡，湖南一定不会沦亡，因为湖南人绝不会投降！中日投入20万人以上的大规模会战超过20次，中国鲜有胜绩，但是湖南境内就有6次大会战，中国四胜一平一负。经历战事之多，战绩之盛，为全国各省区所仅见。嚣张气焰的日寇在湖南的万千血性军民面前，撞得头破血流，敲响了日寇走向失败的丧钟！

湖南人坚韧的“犟”劲和血性在抗日战争这样的历史时期再一次展露无疑，在中国大地上残酷杀戮、疯狂肆虐的日寇，在湖南真正遇到了克星和对手。那时的国军虽也有川军等其它地方的部队，但是战场在湖南，湖南的老百姓积极支援抗战，战场损失的兵员许多是就地征召的，数十万湖湘子弟补入第九战区部队，包括第74军、第4军这样的铁血精锐，随时保证了部队的持久战斗力。

1944年3月5日，湖南省政府主席、第九战区代司令长官薛岳上将在国民政府行政院会议发言中指出：“湖南省战时对国家贡献居全国之冠！”，这番话令与会者全体起立，掌声经久不息！日军也有类似评价，1944年10月，日军终于占领长沙后，第6方面军参谋长宫崎周一中将对司令官冈村宁次大将说：“湖南人自尊心强，富于尚武风尚。”人称“中国通”的冈村宁次点头称是，他数次参与在湖南境内的会战，对此有更深的感受。

中国正面战场经历长沙会战、常德会战后，日本如强弩之末，再也没有能力和信心组织起强有力的攻势作战。相反，中国军队越战越勇，中日正面战场中方的反攻战即湘西会战也称雪峰山战役，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中的最后一次会战。双方参战总兵力28万余人，战线长达200余公里。湘西会战中国军队取得了雪峰山大捷，歼敌3万余人。

湘西会战的胜利标志着中国抗日正面战场由防御转入反攻阶段。这里固然有国际形势有利于中国的抗战和当时美苏支持的力度加大的背景，但是在湖南战场上中国军民一寸山河一寸血的浴血奋战更是激起了中华民族战胜日寇的信心和勇气。日本第一个投降书正是在湘西会战的湖南芷江机场洽降和草签的。



白居易的好朋友元稹，原来如此风流不羁

文 / 掌上历史

在古代诗人里，他不是最有才的，但可能是最帅的，帅得几乎毫无争议。

要不，唐朝的四大著名女诗人，也不会有两个对他死心塌地，就连名闻天下的白居易看不到他，都要写诗寄托内心的牵挂——认识30年，为他写下180多首诗（包括墓志铭）。

他不仅为初恋写下流传千古的传记，还为妻子写下凄美至极的诗句。

他来自河南洛阳，名叫元稹。

“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写亡妻，只有后世苏东坡的“十年生死两茫茫”能与之比肩。

那种情绪，可以钻到人的内心深处去。著名学者王若虚评价说，“情致曲尽，入人肝脾。”

因为这首诗，1000多年来，人们再也无法忘记“元稹”这个名字。

这几句口口相传的诗，乃是唐代诗人元稹为悼念亡妻韦丛所作（《离思五首·之一》）。两人喜结连理之时，二十四岁的元稹不过是个落榜又落魄的秀才，而芳龄二十的韦丛则是太子少保（时任京兆

尹韦夏卿）的千金。

只因岳父喜欢女婿的才华，而女婿又看中老丈人的地位，于是一拍即合。尽管婚姻的初衷不是那么纯粹，好在婚后两人还算恩爱，尽管生活艰难，但女方丝毫没有大家千金的矫情，且十分体贴温柔，让元稹很是感动。

从来好花皆易落，正当元稹考中进士后逐渐步步高升之时，二十七岁的韦丛撒手人寰。当时三十一岁的元稹已升任监察御史，还没来得及共享繁华，斯人已逝，怎能不令人心痛。忙于公务的元稹无法自己回去料理丧事，而是写了一篇祭文让人在亡妻灵前代读。

感动归感动，风流归风流。在结识韦丛之前，元稹还有一初恋，据说叫双文，名字无法考证真伪，但原型正是如雷贯耳的崔莺莺。元稹为此还写了一本传奇小说，名字就叫《莺莺传》（后元代王实甫以此为蓝本改编成戏剧《西厢记》，不过除男女主角外，剧本内容有了很大的更改和扩展），对此鲁迅先生曾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说：“元稹以张生自寓，

述其亲历之境。”

不过这到底是婚前的少年一段风流事，无法苛责（据说是元稹抛弃了双文，双文后来伤心绝望，只能嫁作他人妇，埋葬了这烟花般散去的初恋。后来元稹到双文夫家以表兄名义求见，双文坚拒，只以诗作答。“弃置何足道，当时且自亲。还将旧来意，怜取眼前人。”由此可见，双文有情有义，敢爱敢恨，对方无情无义，便坚决斩断情丝，决不纠缠；却又不失宽容大度，正言劝勉）。而和大他十一岁的薛涛（成都名歌姬、女诗人）的一段旷世奇缘姐弟恋，就值得说道说道了。

正是在其妻子逝世的那一年三月份，元稹来到了蜀地。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两人时常在锦江之畔漫步，时而相伴于花前月下。虽说薛涛已过四十，但还是对元稹有着少女般的热情，丝毫不加掩饰内心的火热：“双栖绿池上，朝暮共飞还。更忙将趋日，同心莲叶间。”（《池上双鸟》）

要知道彼时元稹的糟糠之妻韦丛还活着呢，她是七月份才死的。即便如此，

他依然是与薛涛打得火热，至于发妻在病榻上痛苦的呻吟，不好意思，远在千里之外，无暇顾及。

如果说敢作敢当，还算是一条好汉，不过元稹似乎是不屑于做好汉的。就在韦丛逝世的七月份，元稹从四川调离，与薛涛劳燕分飞。他也没送别亡妻，唯有写诗表达自己的感情，毕竟文字才能被后人看到。

然而就在满含深情、怅然若失地吟哦出“取次花丛懒回顾，半缘修道半缘君”和《遣悲怀三首》后不到一年，元稹续了弦，悼亡诗停写。是因为宰相裴度去世，元稹在政治上失去了倚靠，转而依附藩镇严绶和监军宦官崔潭峻。同年春末夏初，老朋友李景俭遗憾元稹的元配夫人韦丛不幸病逝，见元稹生活无人照顾，将表妹安仙娘嫁与他作侧室，成就了元稹的第二次婚姻。至于薛涛，那还是写信继续恋爱吧。

可怜的薛涛，还在天真的以为元稹是真的有一天会架着五花马来娶她，却把相思泪化成笺上墨。